

韃契 - 龍襲風暴 第五篇：回朔源頭 (Recursion)

原作：Cassandra Khaw

譯者：南極熊

阿耶尼認為，阿布贊新可汗的問題不在於她內心深處是個戰士，而是她心裏對這一點毫無置疑。也因此，芙洛塔經常花費很長的時間在她的眾眷族議會的幫助下審議事務，每位眷族代表的意見都受到同等的重視和考量。這種作法使得她深受人民愛戴，但也同時使得她每次都要經過花上數個小時的激烈討論才能做出決定。



但這次他們根本就沒有多餘的時間可以浪費。

「芙洛塔，拜託你了。我知道這是必須遵守的規矩，但是，就這一次，你能不能破例一次？」阿耶尼說道。他不敢轉頭去看艾紫培，因為他之前對她說過的最後一句話仍在他的腦海中迴盪著。

妳並不需要是活著的才可以加入非瑞克西亞。

他曾試圖要殺死她。

更糟的是，他當時甚至想殺了她。他渴望她的死亡，渴望將她的屍體獻給艾蕾·儂，就像一隻獵貓一樣，貪婪地渴望主人的認可。

「是要個什麼例外，阿耶尼？」芙洛塔說道，他的目光從他的臉轉向站在阿耶尼右邊的艾紫培。儘管她表情看起來很天真，但阿布贊可汗並沒有錯過任何微小的細節。她的一邊眉毛向上彎起，神情就像是在發出疑問——你們兩個之間還好吧？

他忽略了那個心照不宣的問題，而選擇了另一個擺在眼前的問題。「破例能在達成共識前先允許釋放我的——」

阿耶尼停下猶豫了。

「戰友？」娜爾施滿懷希望地說道。

「戰友們，」阿耶尼開口說道。「我保證，等到危機解除後，我會把他們帶回來還給你，無論你的裁決是什麼。但是現在，他們需要繼續朝著目標前進，看看是否有辦法能夠平息龍襲風暴。」

「我想你是對的，阿耶尼。好吧，你們三個可以走了。至少一直到事情解決之後再說。至於我們，我們需要開始撤離流程。阿拉辛城的防禦工事至少需要一天的時間才能完成部屬。而且在那之前，我們也還需要收集食物——」

「也要準備好武器。」來自埃梅許眷家族的老婦人咆哮道，目光凶狠。「我堅信城牆絕對能夠守住，但為了以防萬一，我希望能確保我們也擁有一道更為「積極」的防線。」

「骨頭會斷裂，但我們的城牆絕對不會斷裂，」古達爾眷族任命的領導人用刻薄的聲音說道。「如果你願意相信我們的渡槽，你就應該相信——」

「實際上，我不確定我是否相信——」

「這可能還不夠。」

房間裡一片寂靜。

「哦？」芙洛塔一邊說著，一邊轉頭看向娜爾施。

「每經過一天，龍襲風暴都會創造出更多的野龍來，」娜爾施吞嚥了一下，閉上眼睛，深吸一口氣，然後再次開口說話。「如果薩坎能控制它們，他會把它們全部都帶到你家的城門口。我們必須要阻止風暴才行。否則，即使是偉大的阿拉辛城也無法抵擋他的力量。這將不只是幾十條龍衝擊你的城牆。甚至也不止是幾百條。而會是成千上萬條龍。」

「你怎敢質疑我們的可汗？」來自贊哈爾眷族的巨靈咆哮道，並挺直身軀。阿耶尼再次回想起了意志之族的古老歷史，並好奇這個臉上佈滿白色傷疤的巨靈曾經參加過多少場戰役。

「我無意不敬。我非常尊重阿布贊及其可汗。因此，我不會對你們的人民撒謊。如果薩坎繼續擴充他的軍隊，阿拉辛城將無法抵擋這次猛攻。」

「你怎麼知道他在擴充軍隊？我知道潔斯凱人很會耍花招。但我還不知道你竟擁有了無所不知的天賦。」

「我知道，」阿耶尼說道。

「什麼？擁有了無所不知的天賦？」巨靈說道，他顯然對這整個情況感到憤恨。

「我已親眼看到過那龍群，」阿耶尼說道，無視了她話語裏的誘鉤。

「僅憑單單一個目擊者是不夠的。」

「嗯，我也看到了他們，」阿耶尼身後傳來一聲熟悉而生趣的聲音。他轉身看到努爾大步走進門裏，一如以往的懶洋洋的神情。她的笑容燦爛無比。「貝札，你的父親們最近好嗎？你最近有聯繫過他們嗎？他們告訴我他們很想念他們的可愛沙漠小貓。」

名為貝札的巨靈發出了一聲窒息的聲音。「努爾，現在不是時候。」

「而現在也不是無休止爭論的時候。傑斯凱的道宗說得對，」她的表情變得冷靜，呈現出阿耶尼很少在她臉上看到的表情——恐懼。「我們的防禦工事從未面臨過如此嚴峻的考驗。我們可能不會想知道如果防禦失敗的話，後果會是什麼。我的偵察兵報告說，薩坎的軍隊已經成長到有數百條龍了。儘管我熱愛阿拉辛這座偉大而美麗的城市，但它仍然是由凡人之手建造而成的。」

「所以呢？」埃梅許眷族那白髮蒼蒼、目光堅毅的代表說道。「你想讓我們派出軍隊和道宗一起進行盲目的搜索，然後讓我們和人民自生自滅？即使他們說的是對的，我們仍然有事情要完成。我們必須收集物資。我們必須將弱勢群體轉移到他們的避難所。」

「我認為埃梅許眷族的看法是正確的，」芙洛塔慢吞吞地說道。「你們去做你們認為必須完成的事，而我們也會專注於同樣的情況。」

「芙洛塔——」阿耶尼說道。

「我說完了。只需要告知我的軍需官，你們會得到你們所需要的一切物資。接下來，」芙洛塔繼續說著，語氣裏含著不容爭論的威嚴，「看來你們必須得要離開我們了。我們接下來必須要討論關於阿布贊的其他事情，而且是只屬於阿布贊內部的事項。」

在短暫的等待之後，三人被帶到了阿布贊的軍需官面前。軍需官是一位年紀較大、鬍子很濃密的男人，當軍需官被告知他們三人可以帶走武器庫任何想要的物品時，他長嘆了一口氣。當他們拿到了他們所需要的東西後，三人被帶到了阿拉辛偉城裡眾多的一間客房裏，並被留在那裡尷尬地互相對視著，這讓阿耶尼感到非常地氣餒。

「如果你們想要私下聊一聊的話，我可以暫時先離開一下的，」在度過了長達三十秒酷刑般的沉默之後，娜爾施率先開口說道。

「沒有必要，」阿耶尼盡力保持平穩的聲音說道。

「歡迎你留下來，娜爾施。我不會只因為我想和阿耶尼談談就讓你離開的，」艾紫培優雅地說道，然後再次轉向他。「你看起來——」

無論從哪一方面來看，她依然是艾紫培，依然是阿耶尼的老朋友。站在他面前的這個生物有著相同的面孔，相同的聲音，相同的眼睛——只要他忽略掉從瞳孔中放射出的燭火之光的話。他應該很高興能再見到她才對，應該更加的高興尤其是當艾紫培沒有因為曾發生的事而怨恨著他。她的目光從他的前胸向下掃視。阿耶尼緊張地等待著她接下來要說的話，他意識到自己的反轉完化並沒有完全消除掉他所遭受的一切。

艾紫培那閃爍著餘燼的目光變得柔和起來。「你看起來又像是你自己了。」

他退縮了一下。

「你知道我一直都寧願接受殘酷的事實而不是溫柔的謊言。我——」阿耶尼停了下來。這還有什麼意義呢？艾紫培和娜爾施都不需要經歷他的自我鞭策。他無法接受他們試圖寬恕他自己的想法。於是阿耶尼挺直身子，聲音變得簡潔而正式。

「我——我想要為我之前的所作所為道歉——因為我試圖——」

「阿耶尼，我能理解。那並不是你——」

「你的理解錯了。」阿耶尼說道。「那就是我。我還能記得我的欲望，我仍記得我渴望著能取悅魔判官。我——我當時感到欣喜若狂，我當時只想到要為非瑞克西亞服務，我沒有被強迫，更沒有被控制，我是自願的。」

娜爾施面無表情地看著他。「我不知道這在技術上是否正確，完化會賦予受害者狂熱症。你認為多美代會心甘情願地加入非瑞克西亞嗎？她真的是發自內心想要所發生的事情——」

她停下，清了清喉嚨。

「對不起。」

阿耶尼注視著娜爾施。他內心深處某個叛逆的部分對此感到高興，很高興能和這些在他變成那殘破不堪的生物之前就認識他的人聚在一起，他們堅持著要善待他，即使他並不值得被如此對待。這讓他覺得，也許還存在著另一個未來，一個他不會被淹沒在愧疚中的未來。

「儘管如此，如果我當時是更強大的話——」

「這與實力無關，」娜爾施說道。「非瑞化是無法抵抗的。」

「梅梨萊就足夠強大了。」

「梅梨萊的能力在她的族人中是獨一無二的，」娜爾施說道。

艾紫培大步走上前，她的動作看起來就像是一種祝福，又像是一種寬恕。她的眼睛閃爍著無盡的同情，就宛如陽光照射在他的皮毛上一樣溫暖。在那一瞬間，他感覺又恢復年輕了。在那一瞬間，他是完整的了。如果阿耶尼開口詢問的話，艾紫培就會赦免他，他十分確定這一點，就像他知道在他的肋骨之下有一顆顫抖的心臟一樣，就是這麼地簡單。「梅梨萊不會希望你浪費掉她所贈與的禮物，她會希望你活下去，而不是被埋沒在過去。此外，他們在你還不知道真正的威脅是什麼之前就把你給抓走了。」

阿耶尼是多麼渴望得到寬恕。

「你不明白，艾紫培。」

「我已經明白的夠多了，」大天使說著邊伸出一隻手。她的面容不再如冰雕般完美，她的表情變得真誠而充滿希望。「現在比我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的渴望，我正面直視過黑暗虛空，我知道凡人的內心多麼渴望能更正或消除過去，或找回失去的東西。但時間只會向前走。我們對於已發生的悲劇所能做的最好事情就是尊重它給與的教訓，並將它們銘記在心。在我們的戰鬥開始之前，你就已經被原諒了。」

「你變成了一位厲害的哲學家，」阿耶尼說道，臉上止不住地露出微笑，他的聲音也變得柔和。

「當我遇到這些困難時，你總是在我身邊，阿耶尼。讓我也陪在你身邊吧，」艾紫培說道，將一隻手放在他巨大的爪子上。

「跟我們來吧，」娜爾施說道。「如果你覺得你必須通過做一些好事來重新平衡天平以得到原諒的話，那就來幫助我們阻止龍襲風暴吧。」

如果娜爾施只是告訴阿耶尼和他們一起去，如果她省略了其他一切，如果她把它作為一個要求，而不是用透過完全合理的精準觀察來表達他內心的混亂和沮喪後而發出的請求，他反而有可能會答應，可能會允許自己忘記他是如何辜負自身存在的。他在聽到她的話後畏縮了一下，垂下目光，優雅地後退了一步。

「我不能，」阿耶尼用一種小心翼翼、流露著情感的聲音說道。

「阿耶尼——」

「我不能。」儘管他盡了最大努力，他的聲音仍然嘶啞、哽咽。「對不起。我——我不能。」

沒等艾紫培和娜爾施在多說一句話，他就走了，大步走過長長的走廊，穿過一片由燈籠的光照射在牆上的寶石所反射出的五彩光亮後，消失在黑暗之中。而天花板上懸掛的數千盞燈籠，就像被懸吊起的屍體一樣。

風暴平原的空氣感覺在波動著，隱約可以聽到類似呻吟的聲音，就像一個瀕臨死亡的物體，又像一隻被活活吃掉的動物。艾紫培凝視著廣闊的平原，感到迷惑了。她可以看到龍襲風暴扭曲了空氣和大地，土壤上長滿了鱗片，天空中佈滿了類似牙齒的形狀，她可以想像到其他的時空因這些風暴而翻騰。巨龍會像是蝗蟲一樣，吞噬著眼前所有的一切。他們可以永恆存在生生不息，將所有的世界都變成一場盛宴。艾紫培以為自己已經失去了人類的情感——她拒絕去回想阿耶尼轉身離去時她的心感到多麼地破碎——但一想到被龍襲風暴席捲一切的後果，她還是會不寒而慄。



「我們正在尋找一種聯繫點，」娜爾施說道，並做了一個誇張的手勢。她眉頭緊蹙，努力描述著。「有點像是一圈龍捲雲朵，從內部散發著明亮的光芒。也許龍就是從那裡出現的。」

「就像從喉嚨發出聲音來唱歌一樣。」

娜爾施看了她一眼。自從與阿耶尼相遇以來，娜爾施一直想要詢問艾紫培的感受，但讓她鬆了一口氣的是，這位潔斯凱僧侶並沒有真正的採取任何行動。她不知道該如何釐清那團因它所引起的，與情緒無關的糾結。

「這是一個恰當的比喻。」娜爾施說道。

他們站在風暴範圍的邊境，看著眼前的龍襲風暴持續肆虐著。艾紫培可以隱約聽到隱藏在附近阿布贊斥候的祈禱聲。正當娜爾施和她在交談時，空氣開始凝結、變厚，直到一道光如同刀刃般刺穿雲層。

「在那裏，」納爾塞緊張地說道。

還沒等艾紫培開口詢問身邊這位人類女子是否確定要和她一起繼續接下來的旅程之前，娜爾施就率先向前踏入了風暴範圍之中，艾紫培緊隨其後。她頓時感覺喉嚨乾澀。嘴裡充滿著臭氧灼燒後的味道。漩渦中傳來某種東西的尖叫声，那是一聲勝利的吼叫聲。艾紫培看到的不僅是隱約的鱗片，她看到龍的身體扭曲著出現，仍然潮濕的翅膀在被抖乾著，彷彿剛從某種神秘的胎盤中破體而生。

「向著光源前進，」從周遭的一片混亂之中傳來了娜爾施的吼叫聲。

艾紫培點了點頭，不確定她的朋友——還是同事？這是之前娜爾施對她的稱呼——能否看見她的動作，但隨著周遭龍的喧囂聲不停地響起，似乎試著回答也只會是浪費口舌。有一道藍光從人類女子身上蔓延到她的身上，就像油火般舔舐著艾紫培蒼白的皮膚，這並不是一個偽裝咒語，但本質上也很接近了。大天使自己的魔法中並不包括詭計一類的咒語。儘管如此，她還是低聲禱告著，讓自己的力量與娜爾施的力量融合，從而增強它。

兩人就這樣走了一會兒，遠處的光亮漸漸增強，在現實的空間中撕裂出了熾白色的裂痕。時間的感覺被壓縮到只剩下此時此刻。艾紫培已經無法判斷他們是否已經前進了幾個小時或著是幾天，又或者他們才剛進入風暴平原過了幾分鐘而已。但隨後突然在一瞬間，所有的混亂定格在空氣中，他們發現自己正站在一座看似巨大無比的神殿正下方。這棟遺跡看似也曾經輝煌壯麗過，體現著當時堅定的宗教信仰。它的內部佈滿了柱廊，牆面上還留有曾經繪有精美壁畫的痕跡，但這些細節已經消失在幾個世紀的時間長河裏了。誰也不知道很久以前他們在這裡崇拜什麼或是誰，但它的規模一定是十分龐大的。

「那個聲音沒有說謊。風暴的中心真有一座神殿，」娜爾施敬畏地說道。

「妳能認出這座遺跡的特色嗎？」艾紫培說道，她對自己在龍襲風暴之外的聲音聽起來是如此響亮而感到驚訝。

「不，」娜爾施嘶啞地低聲說道。「我應該要知道的，但是卻剛好相反。我讀過偉大導師的所有文獻，也研究過韃契的歷史。然而，這一切對我來說都十分陌生，而且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會是如何。」

「也許這是存在於你所獲得的知識時間更早的東西。」

娜爾施似乎對這眼前的景像感到目瞪口呆，但是很快地，那種震驚的表情就被狂熱的興奮感所取代了。

「如果這是真的，」她說道。「這就意味著這是連歐祝泰的紀錄中也不知道的歷史。這太不可思議了，我必須要記錄下來。」

艾紫培帶頭對神殿進行探索，而娜爾施則沉浸在對這座建築物眾多廢棄房間的研究之中，並拿出了一本本子來記錄遺跡的情況，大天使確信這本本子是之前沒有在包裹裏的。他們繞著神殿走了三圈，每次都發現比上一圈還要多的通道。正是在第三次繞圈時，他們發現了一條通往地下巨大房間的路線，以及房間裡面的一個入口。

「這是一條預兆之路。但跟我之前所見過都不同，」艾紫培說道。它和她所認識的一樣，散發著閃爍的光芒，形狀也隱約呈三角形，但邊緣參差不齊。這個預兆之路就像是從現實鑿出來的一道傷口，就像有東西咬穿了韃契並撕開了一個洞。「它似乎——」

「十分古老，」娜爾施低聲說道。「那個聲音說道，那些尋求的人會找到出路。我沒想到它是如此的直白。」

「它說，在這裡，真相在等待著被發現，」艾紫培更加謹慎地說道。

「那麼，除了走進去以外，別無選擇了，」娜爾施毫無畏懼地說道，她大步走到預兆之路前，然後踏了進去，她的身影漸漸消失在光芒中。

艾紫培跟著她之後。她感覺到腹部起伏，世界彷彿顛倒了，那是一種令人頭暈目眩的感覺，既像是也不像是在時空之間行走，又或著像是直接跳入冬天冰冷的海水中。大天使幾乎目不能視，她的視線內只能看到一整片的銀色。然後她感覺到有一隻手握住了她的手——是娜爾施。

「你看到了什麼？」

艾紫培眨了眨眼睛，把水銀色從眼中抹去後，再望向地平線。

「我看到——」

無盡的水幕似乎傾瀉在天地之間，像玻璃一樣的水池匯集在山下形成了一片毫無特色的天堂。岩石的怪異形狀像角一樣而上延伸，詭異地像是只存在於夢中的造型。這裡很安寧也很平靜，像是一幅美得令人難以置信的油畫，但是她的心裡卻充滿了不安。她向娜爾施描述了眼前的一切，娜爾施點了點頭，並在聽取每句話之後記下了筆記。

「有東西躲藏在這裡。」艾紫培搖了搖頭。「躲藏？不。這個地方是設計來隱藏一些東西。不知何故，它——它感覺也是活著的。」

「冥想境界。我以前曾來過這裡。只是沒想到還會再次回到這裡來。我覺得是那個聲音召喚我們來的。但是——」

「但是什麼？」

娜爾施搖了搖頭。「我感覺到這裡有什麼東西。有人。我有懷疑那個人可能是誰，但這不可能。在我草率的下結論之前，先讓我們進一步探索一下。」

艾紫培飛到了空中，沿著娜爾施的周圍繞了一圈。她終於明白了是什麼讓她感到如此不安了——這個地方缺乏維度。這還不是個確切的東西，更像是只是一個想法，當她看向地平線時，遠處的風景就會發生扭曲。這是一個詭計、或是幻象，可是為了什麼？

過了一會兒，在艾紫培再次降落之後，「你看到了什麼？」她開口說道，她也終於理解了娜爾施問題的奇怪之處。

「有些東西，」娜爾施說道。「我想，跟你看到的可能很不一樣。」

每當娜爾施眨眼之間，眼前的世界就會崩塌後又再次重建，碎裂成成千上萬層的樓梯，台階互相穿插蜿蜒而上，讓娜爾施的右眼後部看到一片腥紅且感到隱隱作痛。變換無常的建築造型毫無邏輯可言，完全沒有任何作為合理性的支點。當娜爾施凝視著眼前那條無邊無際的道路時，它們成形且分化了，她有一種不可思議的感覺，其中一些蜿蜒而出的道路穿透過過去，再到達她現在所處的現在，那種暗紅色的疼痛在她的鼻竇中擴散成一種羽毛狀的顫抖疼痛。

「我看到了無盡頭的樓梯和通往虛無的道路，」娜爾施說道。

「感覺這個地方正在戲弄我們。」

「如果是的話，那也並不是出於惡意，」娜爾施搖著頭說道。她的眼睛開始濕潤了起來。就光只是想要了解眼前的景象都會感到很痛苦。其他既不是樓梯也不是石頭路的地方，看起來像是拋光的鏡面，反射出天空的顏色或是完美海水般透明的光亮。一輪太陽彷彿有意識地在光輝中游動著。「你說得對。這個地方確實感覺像是活著一般。在某種程度上彷彿是有自我意識的。它想要的——我認為我們看到的一切都是為了——」

「為了分散注意力，」艾紫培說道。

「我很高興我們對此有相同的看法，」娜爾施明顯鬆了一口氣地說道。「我開始擔心只有我一個人有這種感覺。」

「但如果它想要隱瞞什麼東西，那又何必要呼喚我們呢？這肯定是會適得其反。」

「或許，這裡有幾股力量在同時起作用，」娜爾施說道。「一個希望加強推進龍襲風暴，另一個則希望阻止龍襲風暴。」

「這可能嗎？」

「可能性是有的。概率上，不可能。」娜爾施停頓了一下，回憶起以前一些曾受僱於歐祝泰的哲學家和教師。當時她相對的年輕，她發現聽他們討論這些主題是相當的枯燥乏味。娜爾施曾經十分確信他們當時只是為了討好這頭古龍，而他們語中的含糊其辭只是為了避免會冒犯到他。但是現在，她不再是那麼確定了。或許，有些事情就只能用「也許」這個詞來表達。「抱歉，我猜這並不是你想要聽到的答案。」

「不會，」艾紫培說道，動了動她的翅膀。「如果你的理論是正確的，那麼這裡至少有一樣東西是希望我們來到這裡的。讓我們先找到它。我們才能決定接下來要做什麼。」

娜爾施點點頭。這是根據眼前的情況看來最好的計劃了。

就這樣，他們繼續前進著，娜爾施沿著迷宮般的樓梯前行，艾紫培則穿過那片無盡的水域，現實隨著他們的移動而顫抖著。偶爾有些時候，娜爾施會覺得她幾乎可以看到艾紫培所描述的境界。而其餘時候，她以為自己看到了別的東西——一團炫耀奪目的彩虹，內含著難以想像的力量。她覺得她聽到一個聲音在對她發出招喚，呼喚她靠近，然後有另一個聲音在哭泣，一遍又一遍地低聲呼喚一個名字，保證它會做得更好，它會解決所有問題。
就在此時聲音合而為一——

「傑斯。」

傑斯·貝連站在看似一片白沙的霧上，身著他常見的藍色禮袍，栗色的頭髮雜亂的纏結成絲，他的臉看上去比娜爾施記憶中的還要老態且有著明顯的疲憊感。一隻半眯著眼睛的毛茸茸生物夾在他的一隻胳膊下，那是娜爾施從未見過的物種。

「嗯。對於團聚來說，這次還真是選了一個奇怪的地方，」傑斯說道。感覺他不太高興見到他們。

「我最後一次見到你時，你——」艾紫培說到這裡聲音停了下來。

「被你用劍給刺穿了，是的，」傑斯說道。他的聲音帶著一絲苦澀。「我想你以為我已經死了。」

「我以為——我曾希望——」

「你希望什麼？」

「希望你能得到安祥，」艾紫培低聲說道。難怪她會如此願意原諒阿耶尼，娜爾施想著。這位獅族鵬洛客並不是唯一一個曾向著老朋友發出攻擊的人。「我上次見到你時，你已經完全被完化了。」

傑斯點了點頭。「是的，我曾經是在完成完化的過程中。但現在我已經不再是了。」

「是如何辦到的？」

「如果我說是靠純粹的意志力，你會相信我嗎？」

「我會的，」娜爾施不禁興奮地說道。「你是一位天賦異稟的心靈感應者，擅長精神魔法。我可以想像到你將自己給分區隔離開來，好控制住非瑞化的影響，直到你能夠反轉你的狀態為止。」

傑斯張大了嘴，這是第一次這位心靈法師似乎不知道該接著說些什麼。「令人驚訝的敏銳——」

「什麼叫令人驚訝？這很明顯啊。」

「——觀察力。這差不多就是我所做的。」

「真是太神奇了！你最後是怎麼完全拒絕它的？你的身體也隔離開非瑞化的影響嗎，還是用你的心靈力量削弱了瀝油？我的理論是——」

「你很了解自己的知識，」傑斯說道，他臉上的懷疑神情瞬間被看似發自內心的快樂神情取而代之。他很樂於談論這些事情——談論理論、談論突發奇想的絕妙想法，而娜爾施也喜歡這麼做。

「如果你能向我講解整個過程，我們也許能夠開發出一套系統，讓其他具有相同能力水平的人也能夠——」

「你在這裡做什麼？」傳來了艾紫培的聲音，又依然是中性的，小心翼翼地不帶著任何感情的。

娜爾施常常哀嘆自己無法像大多數人一樣解讀社交暗示。並不是說她無法意識到語氣和臉部表情的變化，而是她很難理解它們所要表達的正確意思。艾紫培對於娜爾施來說是一個獨特的挑戰，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她經常面無表情。她知道艾紫培聲音裏的空洞預示著某種什麼意義，但缺乏相應的表情讓娜爾施不確定那到底是什麼。她只知道那是非常重要的。

「嗯，說來話長，」傑斯說道。

「我們還有一些時間，」艾紫培簡短地說道。

他警戒的神態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痛苦的神情。「具體細節並不重要。你們只需要知道我來這裡是為了糾正我的錯誤。」

他說話的語氣不知為何讓娜爾施後頸的汗毛都豎起來了。

「那個是誰？」艾紫培問道。

「他的名字叫爛竇，」傑斯警戒地說道，低頭看著那隻依偎在他懷裡，像小貓一樣低聲吟唱著的生物。它打了個哈欠，露出白色的小牙齒。它的眼睛未曾睜開過，它只是一直都是昏昏欲睡的樣子，傑斯搔了搔這個生物金色毛髮的耳朵後面。

「他看起來很年輕，不適合進行這樣的冒險，」娜爾施輕聲說道。

傑斯的表情稍微地變的柔和了一些。「他很年輕。但也非常老了。」

「我從未見過他這樣的生物，」娜爾施說道。

「發生在多元宇宙中的奇蹟比你和我所見過的加起來都還要多上許多，」傑斯說道。

「那麼，這就很奇怪了，」艾紫培說道。「你會把如此珍貴的東西帶到如此危險的地方來。」

「相信我，如果可以的話我會把他留在家裡。但是如果沒有爛寶的能力，我永遠也不會找到這個地方的。他的思想……」他的聲音變得溫和起來。「他的思想是我從未見過的。它包含了整個多元宇宙，每一條已存在的預兆之路，每一個存在的時空、從其誕生到消亡的每個時段。他是通往世間萬物的地圖。爛寶非常地了不起。我可以待在他的思想中度過幾個世紀，試著把他所知道的知識寫在紙上，那仍然是遠遠不及他所知道的全部知識。」

娜爾施這才意識到，爛寶被一層淡淡的藍光包裹著。

「他有同意被保持在這種狀態之中嗎？」娜爾施問道。

「當我們第一次把他從保險庫裡救出來時，他就同意過了。就是這樣我才得以知道隱藏在他腦海裡的浩大知識。」

「但他有同意在現在這麼做嗎？」娜爾施堅持著再次問道。

她聽見艾紫培將手放在劍柄上發出的叮噐警告聲，感覺到身邊的大天使緊張了起來。「你還沒有回答我，傑斯。你在這裡幹什麼？」

另一個鵬洛客什麼也沒說，只是露出一絲淡淡的奇怪微笑，他的眼睛閃爍著明亮的藍光。

「你到底做了什麼，傑斯？」娜爾施低聲說道。

「我必需要做的事。」

——第五篇完——

原文連結：[Tarkir: Dragonstorm | Episode 5: Recursion](#)